

甘雨辰画集



甘雨辰画集

文俊题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甘雨辰画集 / 甘雨辰绘.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102-05780-4

I. ①甘… II. ①甘…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2047号

甘雨辰画集

出版发行：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著 者：甘 彤
责任编辑：周殿宝
赵国瑞

责任校对：李 杨
于维范

装帧设计：王 迹

责任印制：赵 丹

印 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 8开

印 张：31.5

版 次：2012年1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000册

书 号：ISBN 978-7-102-05780-4

定 价：38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成长与成功

——看雨辰的绘画

雨辰的写意花鸟画承袭了老一辈画家的优良传统：心师造化、笔墨造型、形神兼取、气韵动人，是我省首批自己培养成才的一代画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成熟与世纪之交的他，在我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大时代，如何发挥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是他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引起我们关注他的意义之所在。

无疑，雨辰的作品总体面貌仍属于传统文人花鸟画的式样，但却另有其鲜明特征。除了取材于某些地域特有的品类之外，它采用的题材仍是传统的牡丹、苍鹰之类，但出现在他笔下的并不是残卉、败叶或孤鸟、冷禽，而是花繁叶茂的丛卉和气宇轩昂的群集，加之他墨饱色艳、笔畅气足的表现，给人以硕大、饱满、艳丽、强劲的安装，从而一扫以往文人雅士孤芳自赏离世的冷僻和厌世的唏嘘以及玩世的诡谲，代之以清新蓬勃的生机，充溢着直面人生、积极进取的人世气息。我以为这正是雨辰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和自觉追求的结果。

在他确立自己人生和事业走向成长关键的大学年代，正值充满集体理想和献身事业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和他的同班同学经受了将个人熔铸于祖国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锤炼，从而在他们的精神品格中注入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此决定了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无论顺境或逆境均能采取积极地人生态度，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省的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正是关注雨辰的绘画不仅在于他的技法语言本身，更在于他之所以如此的意义之所在。

我个人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热情自信、善于思考、联系大众、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情中人，正是他融入了生活、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进程的主动状态，驱动着他的艺术创造活动，决定着他的艺术面貌。是否可以说科学的思想方法、积极地人生态度和敢于实践的创新精神是他取得现有成就的根本，也是他今后取得更大成功的保证。

在当今投身建构新时期文化的绘画从业者中，不少热衷于绘画的现代性和精神性的青年，往往孤立地或只限于对绘画本体语言的探索和锤炼，而忽视或不屑于对艺术与其周边关系的思考，诸如艺术与生活、画家与社会、个人与群众等等诸多对绘画语言的时代特征有着决定影响关系的问题，而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和对绘画语言的锤炼应该是相辅相成、长期反复推进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雨辰的艺术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胡悌麟

雄鹰言志 牡丹抒怀

——小议甘雨辰的中国画艺术

世纪之交甘雨辰画鹰已名闻南北，与澳门甘恒并称“南北二鹰”。他开始画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此前他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读书期间，通过素描、速写，练就了扎实的造型能力，又从潘素学山水，从王庆淮、高盛连、李伯涵习花鸟，逐渐理解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技巧，画科全面，成绩突出并留校任教。然而“文革”开始，他就被打入另册，稍后，这位生长于黑土地的画家，自觉性格柔弱，有感于万鹰之神“海东青”的勇武，向往鹰的高瞻远瞩和英雄气概，在略有自由后便画鹰自砺，他不断地在观察鹰隼中寻觅，在阅读咏鹰诗中体悟，以图在画鹰中实现个人感悟与民族艺术精神的结合，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终于获得成功。

中国人画鹰，由来久矣。就画法而论，宋元多工笔，明清多写意，近代写意与写实并进。工笔画法，刻画精细，以形写神，求真鹜美，亦有一定装饰性。写意画法，较重主观，受传统美学陶养，讲求托物言志，借物抒怀，形简神完，笔少意足，更求意在画外。近代写实画法，较重客观，受科学思维洗礼，引进写实观念，发挥笔墨技法，务求形神兼至，惟妙惟肖，与时俱进，变古出新。甘雨辰画鹰，实际上综合了上述两种传统，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为主导，揉合写实与写意，连接古代文脉与近代新变，力求在前人成就的高端，丰富意蕴，发展画法，终于形成独具一格的自家面貌。

他在画鹰之初，就把科学态度与艺术思维结合起来。一方面，遍收鹰类图片，分类研究，又跑遍动物园，写生速写，进而拜动物学家为师，三度养鹰，多至五只，深入地把握了鹰的结构，了解了鹰的习性。另一方面，他又汇集历代画鹰图像，研究不同的构思、立意与笔墨，借鉴历代咏鹰中的触物生情，迁想秒得，物我合一，以鹰拟人。他既以切身感受激活画鹰的新意，又以文化积淀深化新意的厚度。实际上，他画鹰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以艺术思维为主导的，经过千锤百炼，渐渐以超越古代传统的写实造型能力，发展了画鹰的写意精神与笔墨结构，在古今画鹰各家中，颖脱而出。

借诗情而发画意，向来是中国画的特点，在工笔盛行的年代，画鹰亦不例外。《宣和画谱》的“花鸟绪论”指出：“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意者，率以移精神遐想，如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这种变诗情为画意的“寓兴”，得之于感受，借助于联想，以可视的情态与引人的细节，引发独特的精神遐想。但写意画发展以来，不少画鹰之作一味摹古，不事写生，把感受鲜活的“寓兴”，变成了意义固定的象征，大多画个体之鹰，或雄踞高山之巅；或展翅无际云天；或迅猛追击猎物。立意过于固定、形象趋于符号，感兴反而日益贫乏。

甘雨辰画鹰，题材比前人广泛，有鹰、有雕、有鹫，以鹰为主，鹫、雕为辅，甚至融合三者为一。他与前人的最大不同，是不只着眼于个体，也往往聚焦于群体，不但画雄飞天际的老鹰，也画稚气未泯的雏鹰，不仅画侧面，也画正面和背面。或取仰视的角度，或取平视和俯视的角度，或展翅高翔，搏击风雷，气吞万里；或栖于老树巨石，极目八荒，雄视千秋；或追风逐电，或听涛浴日。所画雏鹰虽未长成而骨体峻快，所画老鹰眼疾爪利又不怒而威。他从来不把鹰当成体现观念的抽象符号，而是在千姿百态中描绘其生存状况、生命情态，解读其生命的意义。

论其成功的经验，我看在写意传统与寓兴传统的结合，不满足于画得像，而是要画出内心所想，抓住此刻的感受，结合脑中储存信息，发挥联想，以鲜活的意象传达丰富的感情。尤其善于在鹰与鹰、鹰与环境的关系中，迁想妙得，借助题诗题句，表现心胸的开阔，不息的寻觅，抒发再飞得高点在看得远点的寄托。至于《魂系长白》中的妙喻，《春晖》中的亲情，《凌云》的远志，《振翅昆仑隐尾东海》的豪情，《天地之灵》与《笼中赏物》的感慨，都使写意的雄鹰具有了全然不同于前人的丰富内涵。

甘雨辰画鹰的方法，猛看像讲求笔墨抒情的写意，风格豪放，细看又融入了写实因素，一笔不苟。传统的写意画法，为突出主观感受，造型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发挥笔墨图式的概括与抒情，但有时缺乏造型能力，减弱了真实感，甚至变成象征性的符号。同古人的写意相比，甘雨辰每以写实的精确造型为基础，在写意的笔墨图式中，增加似的成分，甚至彰显体感和光感，进而强化静中之动，突显气势和运动。为了有效地表现气势和运动，他既像传统画家一样利用空白，也能通过大小措置吸收焦点透视的法则，有效地表现广袤的空间境象。和近人的写实相比，他又把造型能力转化为笔墨构成，极尽笔墨的点线面与浓淡干湿之变，不仅求线条笔法的概括，更追求笔墨表现的触摸感。

如果说，甘雨辰画鹰是在“画英雄”，用于砥砺品格，提升精神境界，那么他画牡丹则是“画美人”，用于抒发感情，讴歌国色天香。他画牡丹也像画鹰一样，师法造化，本之自然，曾亲赴河南洛阳、山东菏泽，观察各种牡丹的生态结构、生长规律。同时把牡丹当作人来感受，努力把握其长势、理解其仪态与韵味，表现其肌体、生命与情态。值得注意的是，他画鹰以水墨为主，画牡丹则色彩缤纷，但又别出心裁地赋予牡丹以梅花的清气。他广泛借鉴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的不同画法，形成了点笔为主，时兼勾勒，聚笔成形，讲求层次，表现明暗，借助冷暖，丰富肌理的自家画法。无论画魏紫姚黄、绿牡丹和黑牡丹，都取得了繁盛而不俗艳的特色。

他的花鸟题材较广，除去鹰和牡丹之外，荷花、竹石、萱草、石榴、向日葵，雄狮，东北虎、瓶梅水仙，无所不画。但他似乎更钟情于家乡的君子兰、关东三宝——大豆、高粱、玉米，乃至农家菜。画法也属于大笔头，大气磅礴，酣畅淋漓，但不失细节的具体，既借鉴吴昌硕、齐白石的写意，又参以写实的造型，在表现明暗和光感中发挥笔墨、在平面布白中适当表现空间，以大的取势，大的关系和大的节奏，表现自然的和谐，生命的意义，体现了与画鹰、画牡丹同样的“借古出新，化洋为中”的努力。此外，他的山水也出手不凡，大多以长白山、松花江为对象，以元代王蒙般的细笔画法，在写生中提炼自己的

树石程式，突出体感与逆光，形成自己的空间境象，清新俊爽，情景交融，又具又浓郁的北国气息。

以画鹰和画牡丹著名的甘雨辰，其实是一名多能兼擅的画家，他真诚地热爱乡土，热情歌颂生命，积极地赋予人文精神。他特有的艺术风采，是真率而不做作，自然而不夸饰，放笔而有准则，出新而不急躁。在连接古代和近代的两种传统中，实现了主客观的交融，西画素养与国画要求的统一，物理与画理的统一，造型与笔墨统一，形神和意趣的统一。正是依赖这种矛盾的统一，使不乏写实因素的水墨画接续了写意的文脉，增加了民族的气格，又使容易空泛化的写意，借助切身体验的审美感受，在发挥笔墨传情效能的同时，增加状物如生的成分，注入了可以与当下观者沟通真情实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的不同于古人的现代感。

甘雨辰先生与我同年同月生，我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时，他已在吉林艺术学院任教。在他担任美术系副主任期间，经已故老友张戴天的介绍，承蒙他热情地接待观赏学校藏画，丰富精美，至今难忘。去年，文史馆系统为庆祝建国60周年在昆明办展，我与他在南国的春城不期而遇，虽然都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大写意画也进入了更加大气而自然的境界。今年，因编写《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央文史馆同仁又有长春之行，我得便观赏了甘雨辰的数十幅作品，花鸟、山水，美不胜收，交流研讨，相得甚欢。他因即将有作品集问世索序与我，我于是反复思考成此文，略抒管见如上，并吟小诗一首为贺：

长空鹰隼击，天香映日开。浓情歌盛世，大笔写高怀。



2010年12月1日

自然中见美 平淡中寓奇

——读甘雨辰先生画有感

我与甘雨辰先生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1978年年底我由甘肃调到吉林艺术学院，到火车站接我行李的人就是他。寒冷的东北冬季，他去行李房领取我的行李，几件破旧的行李由于长途运输几乎全部散落（当时是用破纸箱子包装的，捆行李的绳子是一节节接起来的，没有一条完整的）。看到这些甘雨辰动情了，他能想象出我在大西北二十一年落魄生活的样子，已经卅多年了，他还清晰记得那一切一切，不时还常常提起它……

甘雨辰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专攻中国画。师从于潘素、孙天牧、王庆淮三位教授。这三位先生都是有着深厚生活底蕴和传统文化根基的山水画家。潘素（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夫人）专攻大青绿山水；孙天牧的北派山水与王庆淮写意山水在国内都是有相当的地位。特别是王庆淮先生的山水画，继承传统、重视写生、体察自然，对甘雨辰影响很大。在三位先生的教诲下，幸运的甘雨辰在起步时就有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艺术道路。近半个世纪甘雨辰亦步亦趋的踏实走着，留下的每个足迹都是十分清晰和坚实的。

近年来，随着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某些浅学者流竟然认为中国画自唐宋以后已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了。而甘雨辰正是在这个时期潜心的向传统学习，他向董其昌、石涛、四王以及当代画匠黄宾虹学习，还因为他知道精湛的笔墨技巧与独特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两个支柱，缺一不可。所以，从不忘学习中国传统画理，还有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读的很辛苦，曾多次向我说：“一定要读懂它”。

这个时期甘雨辰在教学之余主要创作的是山水画。如《长白揽胜》、《云涌白山》、《天水》等作品都是以长白山为题材的作品。长白山不同于黄山、华山、泰山，虽然它也有灵气，险峻与浑厚，但它突出的个性是博大。王庆淮先生创作的《林海朝晖》试图表现这种博大之美，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王庆淮不得不在画面中画蛇添足的加一条铁路，分割了画面破坏了自然林海，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甘雨辰则幸运多了，他不用违心的完成指令性的创作，而力图去自由借助“笔性”、“墨性”去画北国山河，把笔墨提到更高的层次，即表现人的品格。

还有一件事儿是我至今难忘。当时我在美术系担任基础教研室主任，甘雨辰为学国画专业的学生上素描课，他在教学过程中总是试图将国画的思路融入到素描课中。一次我看到他为同学摆好的“静物”，内容是一个柳条筐几穗高粱，这组静物筐的线条组合与散放的台布形成疏密的关系，红红的成熟的高粱穗犹如大写意的浓浓墨韵，当时我脱口而出：“这才是国画学生应画的静物”。通过这件事，看得出甘雨辰先生是位精于思考、肯于钻

研、善于琢磨的人……

二

由于早年我曾向齐白石门人韩不言先生学过大写意花鸟，几十年中我从未放弃涂抹。碰巧1986年南昌举办八大山人的纪念活动，我与甘雨辰同去南昌，亲眼看到百幅八大真迹集于一堂，可以说对甘雨辰是破天荒的触动。他迷恋于青云谱八大真迹前，特别是工作人员展开八大的《荷花翠鸟图卷》、《鱼鸭图卷》两幅长卷时，我们都惊呆了，八大精妙的笔墨技巧，苍茫高古，意境超迈，元气淋漓感动着每个与会画家，甘雨辰沉默了话少了，他被八大感动，陷入沉思中……

从此后，我们相遇交流内容也有了变化。谈八大、徐渭、齐白石多了，谈董其昌、四王少了，在创作上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画写意花鸟画。应该说甘雨辰的花鸟画在读书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王庆淮先生是山水画大家同时他的花鸟画也落笔不凡，甘雨辰在学习时也涉猎到此门类，只是看了八大画展后使甘雨辰欲望之火被点燃而且愈烧愈旺，一发不可收。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花卉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要算“牡丹”。“牡丹”创作为画得更好，他用大写意与没骨法相结合，先求得“形似”，以此为依据他所画的牡丹生气盎然，欣欣向荣，多次参加《全国花鸟画邀请展》广获好评。

甘雨辰另一个重要创作题材是鹰。甘雨辰画鹰可以说下了苦功夫，他遍读前辈所画鹰的作品；八大、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的“鹰”都成了他学习的对象。为了能画出自己的鹰，他请朋友在长白山弄了一只活鹰养在家里，朝夕观察、细心琢磨，鹰的姿态，神情都烂熟在心。他画鹰用笔坚实，用墨灵活无疑得益于前辈技法，而形象生动、多姿多彩则在于与鹰相处长期观察。但好景不长，他家那只鹰每天吃一斤肉，害得甘雨辰每天跑市场买肉，一年以后他实在养不起了只好忍痛割爱送给了动物园。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大写意花鸟画，有时在他家桌上铺上纸我们边画边谈。由于我在大学的同学在吉林艺术学院曾教过甘雨辰，所以他借此就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也常常在甘雨辰的画上学了不少东西，例如他画鹰嘴与眼睛生动自然，对我画鹰嘴启发很大，甘雨辰也可以称之为我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亦师亦友相处了卅多年，这应该说是最值得珍惜的……

三

对画的评价势必涉及评价其为人，这就是所说的“画如其人”。凡是与甘雨辰相处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他是个心直口快非常直爽的人。他为人热情、肯于帮助人，只要有人遇到困难有求于他，他总是诚心诚意的尽力去帮忙，故而他的朋友也最多，很多人也愿意和他交往。他退休后接受市老干部局的邀请一直为“老年大学”上课，我亲眼看到他在上课时十分认真，在课堂上为学员们示范作画、改画十分耐心和诚恳，与这些老年人朋友“共有所为、共有所乐”。

甘雨辰另一种可贵的品德是他的“感恩”情怀。卅年前他的老师王庆淮先生不幸患

上肺癌在北京住院，在众多王庆淮弟子中只有贾力和甘雨辰始终守在病床边直到将恩师送走。两年的时间甘雨辰常常往返长春—北京之间为恩师找药（球蛋白），而平时常挂在嘴上的“王庆淮的学生”们（以名师抬身价者）都不见了踪影。“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同一师门的弟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事情虽然已过了卅多年了，还每每听到他讲起王老师怎么教他画画和他一起去松江河林场体验生活的故事，彰显出他感恩之情。不忘恩师，在甘雨辰的心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天经地义的。

他为人仗义，敢说敢当，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记得若干年前吉林艺术学院评职称时，某系一位教师是院领导的同学要参评教授，几次院评委会均未通过，院某领导硬是在几位曾投反对票的评委缺席下突击开会通过，匆匆交到了省高评会。当时我与甘雨辰都是“省高评会艺术教育组”的评委（组里有五人，四位是艺术学院的，一位是东北师大的），审评中甘雨辰陈述意见，坚持原则，最后以四比一的票数否决了艺术学院的名额，这无疑是得罪了他艺术学院的顶头领导，而光明磊落的甘雨辰并不畏惧这些，也不放在心上，日常生活中遇有不正当的事甘雨辰敢于直言，甚至将话说到当前。有时我在想，幸亏甘雨辰晚我出生几年，否则，赶上五七年他难免被送往大西北改造的厄运……

最后谈一点我不成熟的建议：纵观这些作品后，多少感到有些拘谨的感觉，特别表现在过于追求形似，希望雨辰先生放开笔墨，写胸中逸气，游心自由的精神境界，我相信会有一次质的飞跃。

李 巍

目 录

序	001
成长与成功——看雨辰的绘画	胡悌麟
雄鹰言志 牡丹抒怀——小议甘雨辰的中国画艺术	薛永年
自然中见美 平淡中寓奇——读甘雨辰先生画有感	李 巍
总领群芳	013
鹏程万里	081
魂系黑土	153
笔走河山	205
岁月勾沉	245
有有，雷欧，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甘 为

成长与成功

——看雨辰的绘画

雨辰的写意花鸟画承袭了老一辈画家的优良传统：心师造化、笔墨造型、形神兼取、气韵动人，是我省首批自己培养成才的一代画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成熟与世纪之交的他，在我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大时代，如何发挥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是他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引起我们关注他的意义之所在。

无疑，雨辰的作品总体面貌仍属于传统文人花鸟画的式样，但却另有其鲜明特征。除了取材于某些地域特有的品类之外，它采用的题材仍是传统的牡丹、苍鹰之类，但出现在他笔下的并不是残卉、败叶或孤鸟、冷禽，而是花繁叶茂的丛卉和气宇轩昂的群集，加之他墨饱色艳、笔畅气足的表现，给人以硕大、饱满、艳丽、强劲的安装，从而一扫以往文人雅士孤芳自赏离世的冷僻和厌世的唏嘘以及玩世的诡谲，代之以清新蓬勃的生机，充溢着直面人生、积极进取的人世气息。我以为这正是雨辰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和自觉追求的结果。

在他确立自己人生和事业走向成长关键的大学年代，正值充满集体理想和献身事业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和他的同班同学经受了将个人熔铸于祖国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锤炼，从而在他们的精神品格中注入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此决定了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无论顺境或逆境均能采取积极地人生态度，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省的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正是关注雨辰的绘画不仅在于他的技法语言本身，更在于他之所以如此的意义之所在。

我个人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热情自信、善于思考、联系大众、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情中人，正是他融入了生活、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进程的主动状态，驱动着他的艺术创造活动，决定着他的艺术面貌。是否可以说科学的思想方法、积极地人生态度和敢于实践的创新精神是他取得现有成就的根本，也是他今后取得更大成功的保证。

在当今投身建构新时期文化的绘画从业者中，不少热衷于绘画的现代性和精神性的青年，往往孤立地或只限于对绘画本体语言的探索和锤炼，而忽视或不屑于对艺术与其周边关系的思考，诸如艺术与生活、画家与社会、个人与群众等等诸多对绘画语言的时代特征有着决定影响关系的问题，而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和对绘画语言的锤炼应该是相辅相成、长期反复推进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雨辰的艺术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胡悌麟



雄鹰言志 牡丹抒怀

——小议甘雨辰的中国画艺术

世纪之交甘雨辰画鹰已名闻南北，与澳门甘恒并称“南北二鹰”。他开始画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此前他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读书期间，通过素描、速写，练就了扎实的造型能力，又从潘素学山水，从王庆淮、高盛连、李伯涵习花鸟，逐渐理解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技巧，画科全面，成绩突出并留校任教。然而“文革”开始，他就被打入另册，稍后，这位生长于黑土地的画家，自觉性格柔弱，有感于万鹰之神“海东青”的勇武，向往鹰的高瞻远瞩和英雄气概，在略有自由后便画鹰自砺，他不断地在观察鹰隼中寻觅，在阅读咏鹰诗中体悟，以图在画鹰中实现个人感悟与民族艺术精神的结合，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终于获得成功。

中国人画鹰，由来久矣。就画法而论，宋元多工笔，明清多写意，近代写意与写实并进。工笔画法，刻画精细，以形写神，求真鹜美，亦有一定装饰性。写意画法，较重主观，受传统美学陶养，讲求托物言志，借物抒怀，形简神完，笔少意足，更求意在画外。近代写实画法，较重客观，受科学思维洗礼，引进写实观念，发挥笔墨技法，务求形神兼至，惟妙惟肖，与时俱进，变古出新。甘雨辰画鹰，实际上综合了上述两种传统，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为主导，揉合写实与写意，连接古代文脉与近代新变，力求在前人成就的高端，丰富意蕴，发展画法，终于形成独具一格的自家面貌。

他在画鹰之初，就把科学态度与艺术思维结合起来。一方面，遍收鹰类图片，分类研究，又跑遍动物园，写生速写，进而拜动物学家为师，三度养鹰，多至五只，深入地把握了鹰的结构，了解了鹰的习性。另一方面，他又汇集历代画鹰图像，研究不同的构思、立意与笔墨，借鉴历代咏鹰中的触物生情，迁想秒得，物我合一，以鹰拟人。他既以切身感受激活画鹰的新意，又以文化积淀深化新意的厚度。实际上，他画鹰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以艺术思维为主导的，经过千锤百炼，渐渐以超越古代传统的写实造型能力，发展了画鹰的写意精神与笔墨结构，在古今画鹰各家中，颖脱而出。

借诗情而发画意，向来是中国画的特点，在工笔盛行的年代，画鹰亦不例外。《宣和画谱》的“花鸟绪论”指出：“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意者，率以移精神遐想，如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这种变诗情为画意的“寓兴”，得之于感受，借助于联想，以可视的情态与引人的细节，引发独特的精神遐想。但写意画发展以来，不少画鹰之作一味摹古，不事写生，把感受鲜活的“寓兴”，变成了意义固定的象征，大多画个体之鹰，或雄踞高山之巅；或展翅无际云天；或迅猛追击猎物。立意过于固定、形象趋于符号，感兴反而日益贫乏。

甘雨辰画鹰，题材比前人广泛，有鹰、有雕、有鹫，以鹰为主，鹫、雕为辅，甚至融合三者为一。他与前人的最大不同，是不只着眼于个体，也往往聚焦于群体，不但画雄飞天际的老鹰，也画稚气未泯的雏鹰，不仅画侧面，也画正面和背面。或取仰视的角度，或取平视和俯视的角度，或展翅高翔，搏击风雷，气吞万里；或栖于老树巨石，极目八荒，雄视千秋；或追风逐电，或听涛浴日。所画雏鹰虽未长成而骨体峻快，所画老鹰眼疾爪利又不怒而威。他从来不把鹰当成体现观念的抽象符号，而是在千姿百态中描绘其生存状况、生命情态，解读其生命的意义。

论其成功的经验，我看在写意传统与寓兴传统的结合，不满足于画得像，而是要画出内心所想，抓住此刻的感受，结合脑中储存信息，发挥联想，以鲜活的意象传达丰富的感情。尤其善于在鹰与鹰、鹰与环境的关系中，迁想妙得，借助题诗题句，表现心胸的开阔，不息的寻觅，抒发再飞得高点在看得远点的寄托。至于《魂系长白》中的妙喻，《春晖》中的亲情，《凌云》的远志，《振翅昆仑隐尾东海》的豪情，《天地之灵》与《笼中赏物》的感慨，都使写意的雄鹰具有了全然不同于前人的丰富内涵。

甘雨辰画鹰的方法，猛看像讲求笔墨抒情的写意，风格豪放，细看又融入了写实因素，一笔不苟。传统的写意画法，为突出主观感受，造型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发挥笔墨图式的概括与抒情，但有时缺乏造型能力，减弱了真实感，甚至变成象征性的符号。同古人的写意相比，甘雨辰每以写实的精确造型为基础，在写意的笔墨图式中，增加似的成分，甚至彰显体感和光感，进而强化静中之动，突显气势和运动。为了有效地表现气势和运动，他既像传统画家一样利用空白，也能通过大小措置吸收焦点透视的法则，有效地表现广袤的空间境象。和近人的写实相比，他又把造型能力转化为笔墨构成，极尽笔墨的点线面与浓淡干湿之变，不仅求线条笔法的概括，更追求笔墨表现的触摸感。

如果说，甘雨辰画鹰是在“画英雄”，用于砥砺品格，提升精神境界，那么他画牡丹则是“画美人”，用于抒发感情，讴歌国色天香。他画牡丹也像画鹰一样，师法造化，本之自然，曾亲赴河南洛阳、山东菏泽，观察各种牡丹的生态结构、生长规律。同时把牡丹当作人来感受，努力把握其长势、理解其仪态与韵味，表现其肌体、生命与情态。值得注意的是，他画鹰以水墨为主，画牡丹则色彩缤纷，但又别出心裁地赋予牡丹以梅花的清气。他广泛借鉴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的不同画法，形成了点笔为主，时兼勾勒，聚笔成形，讲求层次，表现明暗，借助冷暖，丰富肌理的自家画法。无论画魏紫姚黄、绿牡丹和黑牡丹，都取得了繁盛而不俗艳的特色。

他的花鸟题材较广，除去鹰和牡丹之外，荷花、竹石、萱草、石榴、向日葵，雄狮，东北虎、瓶梅水仙，无所不画。但他似乎更钟情于家乡的君子兰、关东三宝——大豆、高粱、玉米，乃至农家菜。画法也属于大笔头，大气磅礴，酣畅淋漓，但不失细节的具体，既借鉴吴昌硕、齐白石的写意，又参以写实的造型，在表现明暗和光感中发挥笔墨、在平面布白中适当表现空间，以大的取势，大的关系和大的节奏，表现自然的和谐，生命的意义，体现了与画鹰、画牡丹同样的“借古出新，化洋为中”的努力。此外，他的山水也出手不凡，大多以长白山、松花江为对象，以元代王蒙般的细笔画法，在写生中提炼自己的

树石程式，突出体感与逆光，形成自己的空间境象，清新俊爽，情景交融，又具又浓郁的北国气息。

以画鹰和画牡丹著名的甘雨辰，其实是一名多能兼擅的画家，他真诚地热爱乡土，热情歌颂生命，积极地赋予人文精神。他特有的艺术风采，是真率而不做作，自然而不夸饰，放笔而有准则，出新而不急躁。在连接古代和近代的两种传统中，实现了主客观的交融，西画素养与国画要求的统一，物理与画理的统一，造型与笔墨统一，形神和意趣的统一。正是依赖这种矛盾的统一，使不乏写实因素的水墨画接续了写意的文脉，增加了民族的气格，又使容易空泛化的写意，借助切身体验的审美感受，在发挥笔墨传情效能的同时，增加状物如生的成分，注入了可以与当下观者沟通真情实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的不同于古人的现代感。

甘雨辰先生与我同年同月生，我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时，他已在吉林艺术学院任教。在他担任美术系副主任期间，经已故老友张戴天的介绍，承蒙他热情地接待观赏学校藏画，丰富精美，至今难忘。去年，文史馆系统为庆祝建国60周年在昆明办展，我与他在南国的春城不期而遇，虽然都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大写意画也进入了更加大气而自然的境界。今年，因编写《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央文史馆同仁又有长春之行，我得便观赏了甘雨辰的数十幅作品，花鸟、山水，美不胜收，交流研讨，相得甚欢。他因即将有作品集问世索序与我，我于是反复思考成此文，略抒管见如上，并吟小诗一首为贺：

长空鹰隼击，天香映日开。浓情歌盛世，大笔写高怀。



2010年12月1日

自然中见美 平淡中寓奇

——读甘雨辰先生画有感

我与甘雨辰先生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1978年年底我由甘肃调到吉林艺术学院，到火车站接我行李的人就是他。寒冷的东北冬季，他去行李房领取我的行李，几件破旧的行李由于长途运输几乎全部散落（当时是用破纸箱子包装的，捆行李的绳子是一节节接起来的，没有一条完整的）。看到这些甘雨辰动情了，他能想象出我在大西北二十一年落魄生活的样子，已经卅多年了，他还清晰记得那一切一切，不时还常常提起它……

甘雨辰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专攻中国画。师从于潘素、孙天牧、王庆淮三位教授。这三位先生都是有着深厚生活底蕴和传统文化根基的山水画家。潘素（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夫人）专攻大青绿山水；孙天牧的北派山水与王庆淮写意山水在国内都是有相当的地位。特别是王庆淮先生的山水画，继承传统、重视写生、体察自然，对甘雨辰影响很大。在三位先生的教诲下，幸运的甘雨辰在起步时就有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艺术道路。近半个世纪甘雨辰亦步亦趋的踏实走着，留下的每个足迹都是十分清晰和坚实的。

近年来，随着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某些浅学者流竟然认为中国画自唐宋以后已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了。而甘雨辰正是在这个时期潜心的向传统学习，他向董其昌、石涛、四王以及当代画匠黄宾虹学习，还因为他知道精湛的笔墨技巧与独特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两个支柱，缺一不可。所以，从不忘学习中国传统画理，还有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读的很辛苦，曾多次向我说：“一定要读懂它”。

这个时期甘雨辰在教学之余主要创作的是山水画。如《长白揽胜》、《云涌白山》、《天水》等作品都是以长白山为题材的作品。长白山不同于黄山、华山、泰山，虽然它也有灵气，险峻与浑厚，但它突出的个性是博大。王庆淮先生创作的《林海朝晖》试图表现这种博大之美，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王庆淮不得不在画面中画蛇添足的加一条铁路，分割了画面破坏了自然林海，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甘雨辰则幸运多了，他不用违心的完成指令性的创作，而力图去自由借助“笔性”、“墨性”去画北国山河，把笔墨提到更高的层次，即表现人的品格。

还有一件事儿是我至今难忘。当时我在美术系担任基础教研室主任，甘雨辰为学国画专业的学生上素描课，他在教学过程中总是试图将国画的思路融入到素描课中。一次我看到他为同学摆好的“静物”，内容是一个柳条筐几穗高粱，这组静物筐的线条组合与散放的台布形成疏密的关系，红红的成熟的高粱穗犹如大写意的浓浓墨韵，当时我脱口而出：“这才是国画学生应画的静物”。通过这件事，看得出甘雨辰先生是位精于思考、肯于钻

研、善于琢磨的人……

二

由于早年我曾向齐白石门人韩不言先生学过大写意花鸟，几十年中我从未放弃涂抹。碰巧1986年南昌举办八大山人的纪念活动，我与甘雨辰同去南昌，亲眼看到百幅八大真迹集于一堂，可以说对甘雨辰是破天荒的触动。他迷恋于青云谱八大真迹前，特别是工作人员展开八大的《荷花翠鸟图卷》、《鱼鸭图卷》两幅长卷时，我们都惊呆了，八大精妙的笔墨技巧，苍茫高古，意境超迈，元气淋漓感动着每个与会画家，甘雨辰沉默了话少了，他被八大感动，陷入沉思中……

从此后，我们相遇交流内容也有了变化。谈八大、徐渭、齐白石多了，谈董其昌、四王少了，在创作上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画写意花鸟画。应该说甘雨辰的花鸟画在读书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王庆淮先生是山水画大家同时他的花鸟画也落笔不凡，甘雨辰在学习时也涉猎到此门类，只是看了八大画展后使甘雨辰欲望之火被点燃而且愈烧愈旺，一发不可收。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花卉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要算“牡丹”。“牡丹”创作为了画得更好，他用大写意与没骨法相结合，先求得“形似”，以此为依据他所画的牡丹生气盎然，欣欣向荣，多次参加《全国花鸟画邀请展》广获好评。

甘雨辰另一个重要创作题材是鹰。甘雨辰画鹰可以说下了苦功夫，他遍读前辈所画鹰的作品；八大、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的“鹰”都成了他学习的对象。为了能画出自己的鹰，他请朋友在长白山弄了一只活鹰养在家里，朝夕观察、细心琢磨，鹰的姿态，神情都烂熟在心。他画鹰用笔坚实，用墨灵活无疑得益于前辈技法，而形象生动、多姿多彩则在于与鹰相处长期观察。但好景不长，他家那只鹰每天吃一斤肉，害得甘雨辰每天跑市场买肉，一年以后他实在养不起了只好忍痛割爱送给了动物园。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大写意花鸟画，有时在他家桌上铺上纸我们边画边谈。由于我在大学的同学在吉林艺术学院曾教过甘雨辰，所以他借此就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也常常在甘雨辰的画上学了不少东西，例如他画鹰嘴与眼睛生动自然，对我画鹰嘴启发很大，甘雨辰也可以称之为我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亦师亦友相处了卅多年，这应该说是最值得珍惜的……

三

对画的评价势必涉及评价其为人，这就是所说的“画如其人”。凡是与甘雨辰相处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他是个心直口快非常直爽的人。他为人热情、肯于帮助人，只要有人遇到困难有求于他，他总是诚心诚意的尽力去帮忙，故而他的朋友也最多，很多人也愿意和他交往。他退休后接受市老干部局的邀请一直为“老年大学”上课，我亲眼看到他在上课时十分认真，在课堂上为学员们示范作画、改画十分耐心和诚恳，与这些老年人朋友“共有所为、共有所乐”。

甘雨辰另一种可贵的品德是他的“感恩”情怀。卅年前他的老师王庆淮先生不幸患